

珍藏版

生死锤

生死锤



太白文艺出版社



柳残阳作品全集(之二十七)

生死锤

(台湾)柳残阳 著

内 容 简 介

展履尘所率勿回岛大军终于与卫浪云等人会师，六顺楼也捐弃前嫌，与勿回岛联手。于是，荡平了皇鼎堡和紫凌宫两大帮派，使天下武林归于一统。卫浪云在各路英豪的立盟大会上，被推举为盟主。

水冰心和卫浪云在展履尘与澹台又离的主持下，又重新正式举行了热热闹闹的婚礼。

江湖上平静了三年后，便又起了风浪。勿回岛渔船货船几次遭袭，“蝎子”帮辖下的生意屡次被劫，身怀有孕的水冰心也被掳去，盟主卫浪云也遇到刺客……神出鬼没的敌人个个武艺高强，心狠手辣，身着轻装，红

巾蒙面，脸上都烙有“火”字……

经多方侦察和遭遇，终于弄清，原来是心怀怨忿的原六顺楼七道金谷宣，勾结南海门水火岛，妄图夺走武林盟主之位。于是，卫浪云发出武林檄，召集了加盟各派，联合了蝎子帮、丐帮、六顺楼等力量，发大兵直捣南海门。

使一对银锤的卫浪云力战南海门主独腿武尔文，被武尔文诱至火山口湖畔，两人在激斗中同溺深水，可只有武尔文的尸体浮了上来……

多日后，水冰心带着两个孪生几千里迢迢赶到水火岛湖畔设祭，为亡夫招魂，向苍天高呼：“浪云——，浪云——，你连儿子都不看一眼啊！”

卫浪云会在湖水中回应这呼唤吗？

目 录

一、波诡云谲辨亦难	(1)
二、扭转乾坤	(37)
三、各怀心腹事	(75)
四、释前嫌两派联合	(112)
五、破镜重圆	(153)
六、恩难酬白骨	(190)
七、群英立盟勿回岛	(236)
八、怪汉劫走水冰心	(262)
九、盟主卫浪云遇刺	(288)
十、逼问陈京儿	(314)
十一、荒林血战	(340)
十二、皮四宝献计	(366)
十三、面烙“火”字的一群怪人 ...	(392)

十四、公冶龙现身 (417)

十五、赫连雄身中毒疾藜 (443)

一、波诡云谲辨亦难

展履尘心中一疼，满腔的火气顿时便消了大半，他跺脚道：“你看你，你看你，我也不是说你，你这是何苦来？”

双眼发黑，卫浪云匍伏在地，抽搐的道：“大叔……请饶恕……孩儿的……不孝……孩儿……对不起你……老人家……”

蓦地身子一抖，话没说完，卫浪云人已歪倒在地！

狂吼一声，展履尘冲前抱起卫浪云，瞋目大叫：“人呢？都死光了？少主已晕绝过去啦，快来施救啊……”

于是，人影纷飞，一窝蜂似的拥往卫浪云身边，七手八脚的展开救治工作，叫嚷喝喊之声乱成一片。

呆在一边的田寿长猛的激灵灵，打了个冷颤，他尖叫道：“展老鬼，如果浪云有了长短，我也不要活了，看我与你拼了这条老命……”

展履尘也咆哮：“你等着，孩子是我的肉，设若治不好他，我们两个便一道陪着往黄泉路上见大哥！”

舒沧一边急得直搓手：“唉，唉，二位都少说一句吧，那边厢已快逼出人命来啦……”

展履尘切齿道：“全是田老二的杰作！”

跳起半天高，田寿长大叫：“你逼晕了孩子，倒反过头来咬我一口？好呀，我便跟你到阴世间大哥那里，也把理评个分明！”

舒沧气急败坏的喊道：“别吵啦，别吵啦，人还在救，莫非又想再惹纰漏？”

围在那边督促救治卫浪云的厉寒，此刻已快步奔来，展履尘与田寿长几乎同声急问：“怎么样了？怎么样了？”

厉寒躬身道：“回禀岛主二爷，少主只因伤重失血身子孱弱，再加上心情激荡，一时晕厥过去，略作养息便可苏醒，并无大碍，但是却不能再受刺激。”

像放下心头的一块巨石，展履尘如释重负的吁了口气：“好，好，先送他进屋里去，派人好生调治，仔细护守，他身边不可缺少照料之人，更千万别惊扰了他……”

厉寒答应着又奔了回去，田寿长念了声佛，抚着胸口，喃喃的道：“阿弥陀佛，真是菩萨保佑，上天有灵，孩子有惊无险……可吓坏我了……”

冷着脸，展履尘狠狠的道：“亏你还说得出口，孩子全是叫你害的！”

田寿长的唇角抽搐了几下，气涌如山：“老鬼，你休想把责任全朝我身上推，今天的事，我们有得算的！”

展履尘大声道：“说得好，你以为我就不和你算了？！”

“嘘”了一声，一旁的舒沧忙道：“别又惊着浪云……”

压低了嗓门，展履尘苦笑道：“舒兄，委实抱歉，今天

也给你增了麻烦，家务事倒也把你牵连进来了……”

舒沧陪笑道：“不关紧，不关紧，自家人嘛，有什么牵连不牵连的？只要大家都能互相谅解，彼此容让，和和气气的也就好喽。”

田寿长板着脸，在一边不作声。

展履尘将舒沧拉开两步，低声问道：“舒兄，不知道——呃，浪云娶的媳妇，是哪家的姑娘？门第是否相当？人的品德上又是如何？”

舐了舐嘴唇，舒沧十分窘迫的拖延着道：“这位姑娘，说起来岛主也有个耳闻，不但门当户对，而且知书识礼，性格温柔端庄，长得更是花一样俊俏，标致得紧……”

立时透了几分喜色，展履尘连连颌首道：“唔，唔，这还说过得去，错了一桩，总算没错第二桩，只要配得上浪云，我虽失去替孩子主婚的机会，却尚拣回个好媳妇来，也堪可告慰，嗯，我一向知道浪云的眼光，他挑的浑家，断不会差的，呵呵……”

舒沧手心冒着汗，跟着苦笑：“这个当然……”

轻咳一声，展履尘眯着眼，兴致勃勃的问：“你还没说，舒兄，是哪家的好姑娘呀？”

呛了呛，舒沧呐呐的道：“这……岛主也知道的……”

咧嘴笑了，展履尘殷切的道：“哦？你说说看，我一时还猜不出哪位故交老友的金女会这么合适我们家的浪云呢……”

咬咬牙，舒沧觉得自己头皮都在发麻了：“就是……呃，

就是‘六顺楼’……‘六顺楼’的大当家，澹台又离的义女，姓水名冰心……”

在嘴里跟着念了一遍，展履尘猛的一愣，一愣之后随即笑了：“舒兄，你真会开玩笑啊……”

屏着气，舒沧勇敢的道：“不，岛主，我，我不是在说笑，这是事实……浪云娶妻室，的确便是‘六顺楼’大当家澹台又离的掌上明珠，千金义女水冰心！”

呆了一阵，展履尘大大摇头道：“这怎么可能？澹台又离乃是我们的死冤家活对头呀，他的义女我听说更与浪云积怨甚深，况且，今天这一场血战，与我们拼得如此惨烈的对象不全是‘六顺楼’的人吗？看这遍地血腥，累累遗尸……我们和‘六顺楼’澹台又离已誓不两立了，他的义女又如何会嫁给浪云？舒兄，你是搞错了吧？”

舒沧急道：“岛主，我绝未搞错，浪云的确娶的是澹台又离的义女水冰心……”

表情逐渐又变得冷森了，展履尘缓缓的道：“这是在搞什么鬼？开什么玩笑‘六顺楼’是我们的大对头，澹台又离是‘六顺楼’的首脑，更是我们不共戴天的仇人，他的义女也同样是仇人，仇人的女儿怎么可以娶得？”

啜囁的，舒沧道：“岛主，你是有所不知，这其中另有隐情……”

展履尘厉声道：“糊涂，荒唐，儿戏，什么隐情？！”

搂头吃了热屁，舒沧满心的不是味儿，却只能干笑着打哈哈，模样十分的尴尬。

立时惊悟了什么——展履尘这才想到自己叱斥的对象没有找对，他急忙缓和下来，歉然道：“舒兄见谅，我不是指你，乃是说的他们叔侄两人；一时情急，出口不恭，万祈舒兄包涵才是。”

舒沧这才觉得有了面子，他咧嘴笑道：“没什么，没什么，休说是岛主在气恼之下，所发的愤言，便真个有所训责，我也是心服口服的哪……”

展履尘忙道：“不敢不敢。”

双眉微皱，他又迷惘的道：“尚请见示，浪云与那水冰心的婚事，到底有何内情？这桩事，的确是不可思议，令人费解，简直不可能——”

舒沧正色道：“岛主，田老二曾利用我们潜伏在‘六顺楼’的人掳来了水冰心，这件事岛主知不知道？”

展履尘道：“请继续说。”

回头看了看，舒沧道：“水丫头就被掳在这‘翠竹轩’囚禁于地窖之中，等我们大伙来了，浪云便要去惩治她一番，以报昔日那一箭之仇……”

点点头，展履尘道：“这段过节我曾听说过，那妮子曾给浪云吃过苦头！”

呵呵一笑，舒沧道：“可不是，按说水冰心一落到我们手中，浪云前去又是存心惩治她，人一朝上面，水冰心可是有乐子了，便不死也得脱层皮才对，但是——”

展履尘急道：“但是如何？”

两手一摊，舒沧道：“但是在他下去好一阵子之后居然

替水冰心解了镣铐禁制，更亲自将水冰心抱了上来，两人那股热活劲，就是多年夫妻也不过如此的了！”

瞪大了眼，展履尘愕然道：“这……怎么会呢？”

想了想，舒沧道：“是呀，这也是我们当时纳闷的问题，怎么会呢？但事实却已是这样的了；听浪云的解释，说这是他们彼此之间，一种久存的爱慕心理的明朗，强烈的相悦之情所激发的伪恨面具的剥落；他们以前互相仇视怨恨，只是在自尊压制下的好强表现，实则他们早就互萌感情的胚芽，早就在意识里倾慕对方了；因为没有让他们打破这种表面僵局的机会，所以他们才彼此故作冷硬矜待之状，一旦在偶然间有了这个解脱虚伪桎梏的机会，他们之间自然感情奔放，水乳交流了……”

怔忡了一会，展履尘道：“我不懂……”

耸耸肩，舒沧道：“老实说，我也不太懂得此中的玄妙，但事实上他们是如此，而且也都那么样一往情深，信守坚贞，这完全半点也不掺假，任何一个人只要一看，便知道他小两口子彼此爱得有多么个深法……”

展履尘摇头道：“真是，呃，真是匪夷所思……”

舒沧搔搔头皮，道：“可不？但他们却实实在在爱对方爱得入骨，这是我们局外人个也可以体会到，看得分明的……”

望着舒沧，展履尘端详着舒沧的模样，这么一个又老又胖的老花子，却满口不绝的叙说着一对年青男女的感情内涵，更口口声声挂着“爱”呀“情”呀这一类字眼，不

免令人兴起一种滑稽的感觉。

怔了怔，舒沧不解的问：“岛主，可是有什么不对？”

蓦然惊悟，展履尘忙笑道：“啊，不，没什么，没什么……”

舒沧搓了搓手，道：“后来，老猴子却有点怀疑水丫头的用心，以为她是借情感的理由达到脱身的目的……”

展履尘警惕的道：“唔——这却不无可疑，他顾虑得有道理！”

嘿嘿笑了，舒沧道：“所以，水丫头为了表白自己的心意与坚贞，便主动嫁给了浪云，她以事实驳倒了老猴子的疑心——”

这个妻子，该不会出卖她的丈夫吧？展履尘仍然有些疑惑的道：“舒兄，不是我不相信人，你要知道，有些女子是横得下心来，为了自己的利害攸关，什么事都做得出！”

大大摇头，舒沧不以为然，“我也相信天下有这类女人，但决不会有水冰心；她要想逃脱或有别的目的，尽可运用其他很多种方法，却断不会愚蠢到以自己的贞操，清白，名节去做交换的地步，这岂非太不值了？她是一位黄花大闺女，又是‘六顺楼’主澹台又离的掌上明珠，如不是真心真意，她会只为了逃脱一端便做如许之牺牲？这个道理，谁也想得通呀……”

顿了顿，他又道：“再说，这样的事她如做了出来，以后还有脸见人么？她若不替自己的声名闺誉着想，也得替老澹台顾点面子……”

展履尘“唔”“唔”连声，颌首道：“不错，你说得也有道理，水冰心不可能只为她自己的脱身之计便做如许牺牲，这未免太划不来，就好像用一千两黄金去换一两白银……”

舒沧道：“正是，这本帐哪一个不会算，水丫头冰雪聪明，自然更知其重得失，除非她是真心真意要嫁给浪云，否则她岂会做这等傻事？如她不爱浪云，只怕刀架着她的脖子她也不会嫁哩！”

展履尘道：“想是这样……”

舒沧又道：“在她和浪云成亲的前两天里，也没有人跟着她，监视她，若是要跑，尽有机会，但她还不是好生生的在着？连楼都不下，门也很少迈……”

左右一看，展履尘道：“这么一说，水冰心倒像是个很不错的孩子，嗯，她人呢？”

窒了一下，舒沧舌头又不觉大了：“呃？人，人呢？人不在这里……”

展履尘狐疑的道：“人不在这里？不在这里到哪里去了？”

硬起头皮舒沧涩涩的道：“她，呃，回去了……”

展履尘满头雾水的问：“回去了……回什么地方去了？”

干咳几声，舒沧道：“是这样的，岛主，她是回去做鲁仲连去啦，去劝告她义父同我们握手言和，化干戈为玉帛，从此不再交兵争战，彼此结成亲家，共创大业，也促使她义父立即停止各地的侦骑追兵，那些人可全是‘六顺楼’派

出来对付我们的呐……”

一脸的疑惑不解之色，展履尘手指地面：“既是如此，这些‘六顺楼’的杀胚又是怎么来的？”

舒沧咽了口唾沫，苦笑道：“这个，我就知道了，只是，突然间他们就来啦，而且一出现便把我们围在当中……”

展履尘略一沉思，问道：“此地十分隐蔽，‘六顺楼’那边可有人事先探得或得着风声？”

摇摇头，舒沧道：“没有。”

展履尘又问：“我们自己所属会泄漏行迹么？”

舒沧忙道：“这也不可能，我们对本身行动极为谨慎，约束颇严。”

声音又冷了，展履尘道：“那么，是在水冰心回去做折衷工作之后才出的事？”

舒沧赶紧解释：“岛主，我认为绝不是水丫头出卖了我们，这一点，我可以拿我的颈上人头向你保证！”

展履尘深沉的道：“是她，她断逃不了，不是她，也绝不会冤她，舒兄，我们就事论事，先别掺进感情因素！”

犹豫了一下，舒沧道：“可能是巧合——”

笑笑，展履尘道：“天下会有这么巧的事？水冰心不回去做和事佬之前一直平安无事，甫行返回，立有强敌临境，四面包围，若说是巧，也未免巧得太玄了点！”

舒沧固执的道：“但我相信她绝不会出卖我们！”

展履尘低沉的道：“当然，舒兄，我比你更希望这样！”

舒沧叹口气道：“为了这桩疑案，浪云还着实痛苦了好一阵，他不相信水丫头变了心出卖我们，便事实情况却又不容他置辩，老猴子一火之下又辩了他几句，更令他悲愤莫名，五内如焚，不知道该怎么办好……这孩子，可受苦了……”

一提到卫浪云，展履尘便不由心里泛了酸，他又疼又怜的道：“可不是，弄到头来，就只伤了孩子的心，咳，想想也真令我们这些做老的惭愧，这些日来，他委实够辛苦够折磨的了……”

舒沧小心的问：“对这档子事，岛主有什么看法？”

展履尘默然，片刻后始道：“我一时也无法肯定其中原因，难以判断纰漏在哪里，不过，老实说，我亦不相信，不愿信水冰心出卖了我们的猜测！”

手抚心口，舒沧道：“这就叫人放心了……”

展履尘微喟道：“可是，也希望真的那样才好，否则，便棘手……”

舒沧坚定的道：“我有这个信心，水冰心必是站在我们这边的！”

展履尘：“但愿如你所言。”

慢吞吞的，田寿长凑了上来，他板着脸道：“展老鬼，你想问的，全问完了吧？”

展履尘没好气的道：“怎么样？”

田寿长瞪着眼道：“怎么样？只许你问我们，莫不成就

不准我们问你啦？”

展履尘哼了哼，道：“你有什么好问我的”

田寿长一昂头，字字加力：“延误军机，无故不前！”

脸色一沉，展履尘怒道：“放屁，你怎知我们‘无故不前！’”

田寿长愤然道：“我怎么知道？他娘的，到了大家相约碰头的时间你还没率军赶来，又未事先通知，这不是，‘无故不前’，不是‘延误军机’是什么？你害得我们伤亡惨重，步步受制，整得我们饱受欺压，孤立无援，一场接一场的浴血苦战，一阵连一阵的冲突拼杀，徒然加重了我们的负担，增添了流血，这个责任要谁去负？你说，你今天非还个公道不可！”

舒沧急道：“老猴子，你又吆喝些什么？！”

沉沉一笑，展履尘道：“舒兄，让他说，我也会还他一个公道，任何人——包括我自己在内，全须对应负的责任有所交待，对就是对，错就是错，没有人可以例外，再说，我更不愿在自己的行为上留下可供人妄评的污点！”

田寿长悻悻的道：“你犯不着摆出这副熊样来唬人，吓不着我！”

展履尘平静的道：“我将给你一个满意的，也是事实上的答复，若你以为拿这个借口可以要挟我，你就完全错了！”

一咬牙，田寿长道：“要挟你？我吃饱了没事干，跑 come 要挟你？你他娘不要恼羞成怒——”

展履尘严肃的道：“不用多说了，我们进屋去将这件事弄清楚！”